

馬氏南唐書

南唐書卷之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邇
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爲高也物
與人莫爲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
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
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
者叙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

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
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
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
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爲詩侶迄不遇
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
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
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
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
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

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
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
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
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
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
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
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
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
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
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

葬焉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
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
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
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
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
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賁外郎任晔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
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
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
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
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
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
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
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
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
至毳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
衣就谿澗出而暎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
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
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
以大唐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爲前朝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荅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濶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鎚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
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
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
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卧由是人頗
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
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
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
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
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
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
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
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
貞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
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
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
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
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

之詔償以已繆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搆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

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
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
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
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翻然有改而
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之十五

南唐書卷之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
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
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
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
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
偷生忍耻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死衆士
死制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
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

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兪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爲遽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土與夫